

正者於人心世道亦未嘗無所裨歟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壇酒社誇名士風流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嬾於考索乃採掇異聞時作筆記以寄所欲言灤陽消夏錄等五書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故誨淫導欲之書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雖紙貴一時終漸歸湮沒而先生之書則梨棗屢鐫久而不厭是亦華實不同之明驗矣顧翻刻者眾訛誤實繁且有妄爲標目如明人之刻冷齋夜話者讀者病焉時彥

夙從先生游嘗刻先生姑妄聽之附跋書尾先生頗以爲知言邇來諸板益漫漶乃請於先生合五書爲一編而仍各存其原第篝燈手校不敢憚勞又請先生檢視一過然後摹印雖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傳然魚魯之舛差稀於先生教世之本志或亦不無小補云爾  
嘉慶庚申八月門人北平盛時彥謹序

子曰吾好道而已矣好古矣道之不易也紀之在表子才之筆  
雖橫條毫毫之令所推降而至于小說宜之不達乃以此  
及於齋語往之令令人不易解矣以此去論矣余閱此者爲  
評語之必招其意實於自者去年五月余以病後不能法